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計 張天師淨掃妖兵

詩曰： 仙人羊角碧霄中，紫氣真人獨長雄。  
丹洞朱簾搖斗極，翠華玉輅駕洪濛。  
凌虛慣掠鈞天樂，舒嘯長披闔闔風。  
為惜門徒姜氏女，錦囊三計妙無窮。

卻說元帥請問國師這個水牛出陣是甚麼緣故，國師道：「貧僧有所不知，但問天師便知端的。」元帥轉身就來拜問天師。天師道：「這水牛不為大害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不為大害？」天師道：「是貧道袖占一課，占得是個風天小畜。所畜者小，何大害之有？」元帥道：「昨日狼牙棒張千戶、小將軍王應襲兩個出馬，偏傷的是狼牙棒，這是個甚麼緣故？」天師道：「這是偶爾，有個甚麼緣故？」元帥道：「天師不棄，肯出一陣麼？」天師道：「萬里遠來，豈恁閒散。既承元帥嚴命，貧道即行。」好一個天師，說一聲「行」，即時左右擺列著兩桿飛龍旗，兩邊旗下擺列著神樂觀樂舞生、朝天宮道士，中間擺列著一桿皂纛，皂纛之上寫著一行金字。皂纛之下坐著一個天師，一口七星劍，一匹青鬃馬，竟出陣來。只見荒草坡前，真個是擺列著千百頭有頭、有角、有皮、有毛、有蹄、有尾、黑菱菱的水牛，一頭牛背上一個小娃娃，一個娃娃手裡一條絲鞭。姜金定坐在馬上，鬼弄鬼弄，喝聲：「走！」牛就走；喝聲：「快！」牛就快。天師見之，心裡才要想個主意，只見姜金定口裡連喝連喝，那些牛就連跑連跑，一直跑過陣來。天師看見這些牛只要奔他，連忙的把個七星劍望空一撇，那一口劍掉下來，只傷得一頭牛，比不得傷了一員大將，眾將驚潰敗陣。這一頭牛傷與不傷，其餘的牛哪裡得知，一性兒只是奔著皂纛之下。姜金定又喝得狠，這些牛又跑得狠，正叫做個冰前刮雪，火上燒油，把個張天師沒奈何，只得撇了青鬃馬，跨上草龍，騰空而起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等一個陣頭卻就輪著於他，何以復命元帥？」即時劍頭上燒了一道飛符，飛符未盡，天上早已掉將一位天神下來。你看他：

鐵作襖頭連霧長，烏油袍袖峭寒生。噴花玉帶腰間滿，竹節鋼鞭手內擎。坐著一隻斑斕虎，還有四個鬼，左右相親。

天師問道：「來者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是龍虎玄壇趙元帥，不知天師呼喚，有何道令？」天師道：「女將姜金定撮弄妖邪，裝成牛陣，不知是真是假，相煩天神與我看來。」天神起眼一瞧，回覆道：「牛是真的，牛背上娃娃是假的。」天師道：「就煩天神與我破來。」趙元帥按落雲頭，喝一聲：「孽畜，何敢無禮！」舉起鞭就是一鞭。若是每常問趙元帥這一鞭，饒你是個人，打得你無情妻瘦笑蘇秦；饒你是個鬼，打得你落花有意隨流水；饒你是個怪，打得你鬼頭欠下閻王債；饒你是個精，打得你揚花落地聽無聲。若是今日趙元帥這一鞭，打得就是個飛蛾撲火無頭面，惹火燒身反受災。怎麼叫做惹火燒身反受災？卻說趙元帥狠著一鞭，那些牛哪裡怕個鞭？一齊奔著趙元帥，就是個眾犬攪羊的一個樣子。趙元帥攪得沒奈何，跨了斑斕猛虎，騰雲而起，回覆天師道：「小神告退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連天神天將也不怕哩？」趙元帥說得好：「他是個牛，哪裡曉得個甚麼輕？甚麼重？終不然我們也和它一般。」天師道：「多勞尊神，後會有請。」趙元帥飄然而去。

天師心裡想道：「牛有千斤之力，人有倒牛之方。豈可坐視其猖獗，就沒有個贏手？」好天師，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即時回陣，參謁元帥。元帥道：「今日天師功展何如？」天師卻把個趙元帥的始末，說了一遍。元帥道：「似此天神也不怕，我和你將如之何？不如還去拜求國師罷。」天師道：「不要慌張，貧道還有一事奉稟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天師道：「兵法有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這個我和你還不知他的根腳，故此不得其妙。」元帥道：「卻怎麼得他的根腳？」天師道：「須煩元帥傳下將令，差出五□名夜不收，潛過彼陣，細訪一番，得他的根腳，貧道才有個設施。」元帥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即時傳下將令，差出五□名夜不收，前往金蓮寶象國打探這水牛陣上的根腳，許星夜回報毋違。

夜不收去了一夜，直到次日天明時候，才到帳前回話。天師道：「這牛可是真的麼？」夜不收說道：「牛是真的，只有牛背上的娃娃，卻是姜金定撮弄得是假的。」天師道：「這牛是哪裡來的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這牛是個道地耕牛。」天師道：「既是道地耕牛，怎麼有如許高大？」夜不收道：「原種是人家的耕牛，其後走入沿海山上，自生自長，一傳□，□傳百，百傳千，千傳萬，年深日久，種類既繁，形勢又大。約有一丈二三尺高，頭上雙角有合抱之圍，身強力健，雖有水牛，卻叫做個野水牛。」天師道：「怎麼遣得它動？」夜不收道：「都是羊角道德真君錦囊計，姜金定依計而行，故有此陣。」天師道：「這牛連番攪住一個人，是個甚麼術法使的？」夜不收道：「不干術法使的。原來這個野水牛本性見不得穿青的，若還見了一個穿青的，它畢竟要追趕他，它畢竟要抵觸他；不是你，便是我，直至死而後已。」三寶老爺聽了，大笑兩聲，說道：「原來有此等緣故，昨日狼牙棒吃虧，狼牙棒是青。今日天師受虧，天師皂纛是青。趙元帥受虧，趙元帥又是青。哎！原來穿青的誤皂。」馬公在旁邊說道：「只聞得穿青的護皂，哪有個穿青的誤皂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為了穿青受了虧，卻不是穿青的誤皂？」

天師道：「不消取笑，待貧道出去贏他來。」今番天師不用飛龍旗，不用皂纛，不用青鬃馬，只是自家一個披髮跣足，仗劍步罡，如真武之狀，高叫道：「潑賤婢，敢駕得畜牲裝你的門面！」姜金定看見天師隻身獨自，他就起個不良之意，口裡念念咕咕，喝一聲：「走！」那些牛就走。喝一聲：「快！」那些牛就快。連喝快，遞喝快，那些牛連跑連跑，又奔著天師面前而來。天師拿定了主意，收定了元神，竟往海邊上走。姜金定只說天師又要敗陣，急忙的喝著牛來。天師到了海邊上，跨上草龍，早已轉在水牛後面，令牌一擊，猛空裡耀眼爭光，一個大閃電，轟天劃地，一個響雷公。那些水牛打急了，只得下水，就把些野水牛一並在海裡面去了。水面上無萬紙窮的小娃娃。天師令牌又擊了兩擊，那雷公又在海水面上，撲冬，撲冬的又響了幾響。直響半日，天師收下令牌，卻才住了。可憐這些野水牛活活的水葬功果。

卻說姜金定看見雷公、電母，地覆天翻，才曉得不是對頭，一道火光，入地而走。天師劍頭上燒了飛符，早已有個天將趕向前去，活捉將來，一直解上中軍寶帳。元帥老爺罵道：「潑賤奴！敢如此倔強，費我們精力。」叫聲旗牌官，推轉轅門外梟首示眾。旗牌官稟說道：「前番是他刀下走了，今番須得天師與他一個緊箍子咒，小的們方才下手得他。」天師道：「也不消緊箍子咒，只問他肯死不肯死就是。」馬公道：「天師差矣！天下人豈有個自家肯死之理？」天師道：「王者之師，順天應人，須得他肯死，才是個道理。」三寶老爺心上就明瞭，問道：「你那潑賤婢，可肯死麼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國王之恩未報，殺父兄之仇未伸，怎麼肯死？」天師道：「我曉得你還有兩個錦囊計不曾行得，故此不肯心死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天師道：「你再行了那兩個錦囊計，心可死麼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到了計窮力盡，心自是死的。」天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放他回去罷。」元帥說道：「放他去罷。」姜金定得命而去。馬公道：「這都是些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，怎麼下得海，收得番。」天師說道：「老公公豈不聞七擒七縱之事乎？」馬公道：「七縱還不打緊的，七擒卻也有些難處。」天師道：「都在貧道身上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說道：「姜金定又擺了有千百頭水牛在荒草坡前，又來討戰。只是今番的水牛比前番不同些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不同些？」藍旗官報說道：「前番的水牛小，今番的水牛大；前番的水牛矮，今番的水牛高；前番的水牛兩隻角，今番的水牛一隻角，生在鼻樑中間；前番的水牛有毛，今番的水牛有鱗；前番的水牛走，今番的水牛飛；前番的水牛是旱路，今番的水牛上山如虎，入海如龍。卻有些不同處。」馬公道：「這就是舊時的水牛，悶在水裡，改變了此。」天師道：「哪裡有個再生之理。」馬公道：「若不再生，怎麼又來出陣？」天師道：「這不是水牛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不是水牛？」天師道：「老大的不一樣，這決不是個甚麼野牛。」馬公道：「不論家牛、野牛，都在天師身上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即時收服它來。」元帥道：「多勞了！」天師道：「說哪裡話。」

即時披髮仗劍，步行而出。只見荒草坡前果真有千百頭野物，姜金定坐在馬上，又是這等撮撮弄弄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我雖是龍虎山中第一家的人品，卻不曾到這個海外，卻不能辦這些野獸。」心裡又想道：「也罷，全憑我這雙霹靂雷公手，哪怕他頭角呼

嶮異樣人。」心裡想定了，卻叫道：「那潑賤婢又弄個甚麼喧來？」姜金定道：「這不是弄喧，這都是俺本國道地兵，天造地設的，怎麼就服輸於你？」天師道：「你叫它過來就是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今番卻不讓你，你那時休悔！」天師道：「我祖代天師的人，說個甚麼反悔字面？你只管叫它過來。」天師站定了。姜金定手裡拿著一條絲帶兒，掣一掣，叫一聲：「長！」那絲帶兒就長有三五丈長，猛地裡一聲鞭響，只見那一群牛平地如飛，竟攢著天師的金面。天師就還它一個雷公，嘩喇一聲響，那些牛竟回本陣而去。姜金定又是一鞭，一聲響，那些牛又奔過陣來。天師又還它一個雷公，嘩喇一聲響，那些牛又奔回陣去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這還不是個結果。」竟望海邊沿上走。那些牛又飛趕將來。天師跨上草龍，轉在牛背後，猛地裡一個雷公，嘩喇一聲響，那些牛竟奔上海而去。天師只道還是前番的故事，水面上又還它一個雷公，嘩喇一聲響，那些牛反在水裡奔上岸來。岸上一個雷公，它就在水裡；水裡一個雷公，它就在岸上。天師看見沒有個贏手，只得跨上草龍而去。姜金定高叫道：「天師，你今番服輸於我也！」天師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今後拿住你，若不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！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你拿得我住，你不碎屍？」

張天師恨了兩聲，竟歸中軍寶帳。三寶老爺道：「今日出馬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今番不是個牛，故此不好下手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不是個牛？」天師道：「他真是個上山如虎，入海如龍。那裡有這等個牛來！」老爺道：「卻怎麼處它？」天老爺道：「既要打探，不可遲疑。」即時差了五□名夜不收。五□名夜不收即時回話。天師道：「這陣上可還是個牛麼？」夜不收說道：「前番野水牛淹沒已盡，今番卻不是它了。」天師道：「是個甚麼？」夜不收說道：「就是本國地方上所出的，形如水牛，約有千斤之重，渾身上不長牛毛，俱是鱗甲紋癩，蹄有三足合，快捷如飛。頭有一角，生於鼻樑之上。」天師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卻不是個犀牛？」夜不收道：「便是犀牛。」天師道：「那妖婦怎麼遣得它動？」夜不收說道：「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二個錦囊計。姜金定只是依計而行。」天師道：「只是這個犀牛也不至緊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天師，你也曾認得它麼？」天師道：「但不曾看見，書上卻有它。」老爺道：「書上說它好麼？」天師道：「其角最好。大抵此為微外之獸，狀如水牛，豬之頭，人之腹，一頭三角，一孔三毛。行江海中，其水自開，故此昔日桓溫燃其角，立見水中之怪。其角有粟文者貴，有通天文者益貴。古詩有云：『犀因望月紋生角，象被驚雷花入人牙。』即此之謂也。」老爺道：「此今的只是一角，卻是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或云一角為雄，又名兕。兕，野牛也。」老爺道：「天師既如此稔熟，怎麼又要人去打探？」天師道：「耳聞不如目見。況兼為將之道，三軍耳目所關，敢強不知以為知？倘若所言不當，惑亂軍情，貽禍不小。」老爺道：「天師慎重如此，不枉了與天地同休。只有一件，這如今怎麼贏它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自有個贏它之法。」

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又來報道：「牛陣擺圓，夷女討戰。」天師即時起身，轉到玉皇閣上，收拾了一趟，也還是披髮，也還是跣足，也還是仗劍，也還是步行。姜金定見了天師，便高聲叫道：「好天師，你枉了那披髮跣足，不如早早投降，免受刀兵之苦！」天師大怒，罵說道：「潑賤婢！敢開大言，敢說大話，你再叫你那那些畜牲來。」姜金定一鞭，那些犀牛一擁而來。天師一雷，那些犀牛一擁而去。姜金定又一鞭，那些犀牛又一擁而來。天師趁著他的來勢，照舊的佯輸詐敗，望海邊上走。那些犀牛照舊的趕將來。天師照舊的跨上草龍，卻轉在犀牛之後，一個雷響，一陣大風，一天都是朱頭黃尾、百足扶身的蜈蚣蟲，竟奔那些犀牛身上而去。那些犀牛見了蜈蚣蟲，就似指頭兒捺上了雙簧鎖，不是知音不得開，一個個都鑽到犀牛的鼻頭裡面去了。犀牛被鑽不過，望海裡一跑，望岸上一跑，跑了幾跑，把個終生送卻潮頭上，哪管得角上通天錦繡紋。張天師跨在草龍之上，只是好笑。姜金定還不解其意，還指望犀牛陣來取勝。直至半晌不見起來，心裡卻才有些慌張，翻身就走。天師高叫道：「番奴哪裡走！」劍頭上一道飛符，早已把個姜金定又捉翻來了。

解上中軍寶帳，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多謝天師道力，成此大功。」馬公道：「這蜈蚣可是真的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是真的。」馬公道：「哪裡有這些真的？」天師道：「這是安南國地方所出，其長有一尺六寸，其闊有三寸五分。其皮鞞鼓，其肉白如葫蘆，交人製為肉脯，其味最佳。」馬公道：「既在安南國，怎麼得它過來？」天師道：「是貧道燒了飛符，遣下天神天將，著落當方土地之神驅它過來的。」老爺道：「管甚麼蜈蚣，叫旗牌官過來。」旗牌官即時跪著。老爺道：「把這潑妖婦押出轅門外，即時梟首。」天師道：「你今番卻心死也？」姜金定道：「心還不死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再放你去罷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再放我去，再拿我來，那時心卻死也！」三寶老爺大怒，說道：「這等一個小夷女，敢如此輾轉，費我南軍。」咬得牙齒只是咯叮咯叮響。張天師念動了緊箍咒，旗牌官動手捆縛起來。姜金定還說道：「我今日死也眼不閉！我就做鬼，也還要和你做一場！」一時間押赴轅門之外，一刀兩段，段得一個美女頭來。三寶老爺吩咐仔細看他的屍首，不要又學起前番走了人。旗牌官稟說道：「今番再無差錯，明明的捆著，明明的砍頭，明明的兩段，再無異法。」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把他的頭掛在哈密西關之上，令其國人好看。把他屍骨放火燒了。」軍令已出，誰敢有違？即時掛起他的頭，放在哈密西關高竿之上。即時把他的屍骸放起火來燒化。只見火燄之中，端端正正坐著一個姜金定，只是沒頭，只是不會講話。三寶老爺心上盡是有些狐疑。馬公道：「這賤婢到底死得有些心不服。」王爺道：「倒該依天師說再放他去，再拿他來，他就心死。」老爺道：「事至於此，悔之無及！任從他來。」天師道：「疑心生暗鬼，再不可講他，各自散罷。」果真的各人散帳。

夜至三更，只見這裡吆喝，那裡也吆喝，船上也吆喝，營裡也吆喝。明日天早，二位元帥老爺坐了中軍帳，問道：「夜來為甚麼事各處裡吆喝？」船上軍人說道：「夜至三更，滿船上都是火光，火光之中，有許多的婦人頭進到船上來，滾出滾進，口裡說道：『冤枉鬼要些甚麼咽作。』」營裡軍人說道：「夜半三更，滿營裡都是火光，火光之中有許多的婦人頭進到營裡來，滾上滾下，口裡說道：『冤枉鬼要些甚麼咽作。』」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事卻有因，不好難為這些隊伍。」只吩咐道：「今後不許吆喝，如違軍令施行。」眾軍退去。馬公道：「偏軍伍中有鬼，偏我們這裡沒有鬼，這都是妄言禍福，搖動軍心，依律該斬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這等說，冤魂怨鬼，於理有之，只是各人謹慎些就是。」

到了第二夜，那些一個頭的鬼，單在馬公營裡出的出，進的進，上的上，下的下，約有數百之多。馬公公拿起一口刀，砍過左，右邊的又來了，砍向前，後邊的頭又來了。把個馬公唬得魂飛魄散諸天外，一夜無眠到五更。巴不得天明，竟到中軍帳上赴訴二位元帥老爺。老爺大怒，說道：「敢有些等妖魔！」即時吩咐旗牌官取下姜金定的頭來，把火燒了。一會取過頭來，一會兒起火燒了。只見火燄之中，端端正正站著一個姜金定的頭，只是沒有身子。口口聲聲說道：「我死也不甘心，我夜間還要來尋你也！」二位元帥聞之，心上有些不悅，請教國師。國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這個殺人的事，貧僧不敢聞命。」二位元帥又去請教天師，天師沉思了半晌不開言。王爺道：「天師不肯開言，還有些甚麼見教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個來蹤去跡，都有些蹊蹺，莫不然還是姜金定不曾死，撮弄得甚麼鬼情？」王爺道：「兩次焚燒之時，俱有怨魂結象，豈有不曾死之理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死之一字，再不消疑。只說這個單頭鬼，把怎麼處？」天師道：「不得其根，從何處下手？」老爺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譬如醫者，緩則治其本，急則治其標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送過符來，各人貼在各人船上，且看他何如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

天師送了符，用了印，各官接了，各官貼著；各營接了，各營貼著；各船接了，各船貼著。都說是天師的符水豈有不靈驗，都說是甚麼鬼再敢來侵欺。哪曉得夜至三更，仍舊是這些婦人的頭滾出滾進，滾上滾下，莫說是眾軍士的船上，就是天師船上也有，就是國師的船上也有。莫說是眾軍人的營裡，就是都督營裡也有，就是先鋒營裡也有，就是元帥營裡也有。把個天師的符，一口一張，百口百張，只當個耳過風相似。這一夜有五更天，就吃這個婦人頭吵了四更半。

到了明日天早，你也說道鬼，我也說道鬼。國師老爺說道：「怎麼只要殺人，致使得這個怨鬼來吵人。」王爺道：「分明是個心不死，以致作祟生災。」馬公道：「莫說是西番人厲害，就是西番的鬼也厲害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這個閒話不要講他，只說是這如今把個甚麼法兒治就是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心上終又有些犯疑。」老爺道：「但憑天師就是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自有個處置。」劍頭上一道飛符，天上即時掉下一位天將。天師道：「來者何神？」其神應聲道：「小神是龍虎玄壇趙元帥。適承天師呼喚，不知有何道令？」天師道：「此中有一個婦人頭，到我南軍營裡作吵，已經三日，不知足何妖術，相煩天將看來。」趙元帥騰雲而起，

即時回覆道：「這個婦人頭，原是本國有這等一個婦人，面貌、身體俱與人無異，只是眼無瞳仁。到夜來撇了身體，其頭會飛，飛到哪裡，就要害人。專一要吃小娃娃的穢物，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氣，命不能存。到了五更鼓，其頭又飛將回來，合在身子，又是個婦人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叫做個甚麼名字？」趙元帥道：「這叫做個屍致魚。」天師道：「豈有這等的異事！」趙元帥道：「天師是漢朝真人，豈不聞漢武朝有個因墮國使者，說道南方有屍解之民，能使其頭飛在南海，能使其左手飛在東海，能使其右手飛在西海，到晚來頭還歸頭，手還歸手，人還是一個人。雖迅雷烈風不能壞他，即此就是這屍致魚。」天師道：「他怎麼飛到我這營裡來？」趙元帥道：「這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三個錦囊計，姜金定依計而行。」天師道：「原來姜金定不曾死。」趙元帥道：「現在那裡念咒燒符，今夜又要把這屍致魚來相害。」原來姜金定有五圍三出之法，死而不死，那些冤魂結象都是假的。天師道：「何以破之？」趙元帥道：「這個頭只是不見了原身，不得相合，即時就死，破此何難！」天師道：「多勞了，天將請便罷。」趙元帥去了。把個三寶老爺嚇得口裡只是打噴嚏，說道：「天師如此神見，果真還是姜金定撮弄的鬼情，這場是非還在天師身是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謹領。只是今夜都不要吆喝，待貧道處置他。」

商議已定。夜至三更，果真的那些婦人頭又來了。只見四下裡唧唧噥噥，雖是不敢吆喝，天師早已知其情，即時劍頭上燒了五道桃符，即時五個黃巾力士跪著面前聽使。天師道：「叵耐此中有一班屍致魚，飛頭侵害我們軍士，你們五個人按五方向坐，把他的原身都移過了，遠則高山大海，近則隘巷幽岩，務令他不得相合，方才除去得這個妖魔之害。」五個黃巾力士得了道令，即時飛去，各按各人的方位，各移各人的屍骸。復命已畢。天師運起掌心上的雷來，嘩喇喇一聲響，半夜三更如天崩地塌一般相似。饒你就是個大膽姜維，也要吃了一嚇，莫說是這些婦人頭，豈有個不懼怯之理？一時間盡情飛去。盡管飛去不至緊，哪裡去尋個身子來相合？天師早知其情，叫聲：「黃巾力士何在？」即時五個力士跪在壇前。天師道：「你們五個人還按五方向坐，把那些婦人頭穿做一索兒來見我。」到了明日天早，天師請過二位元帥、二位先鋒、各哨副都督會集帳下，叫黃巾力士提過頭來。只見一個力士提了一串，五個力士共提了五串，每串約有百□多個，果真是婦人頭，只是眼珠兒上沒有瞳仁。中軍帳外堆了幾百個頭，好怕人也！老爺道：「此中出這等一個怪物，好厲害哩！」王爺道：「多虧天師道力，謝不能盡。」馬公道：「還有姜金定，相煩天師處置他一番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自有分曉。」

不知天師是個甚麼分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